

武周秘史

● 林语堂著 ●



林语堂著

武周秘史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王大厚

封面设计：李文金

武 周 秘 史

林语堂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简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印张8.875插页1字数143千

1989年10月第一版

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690册

ISBN7-80523-284-4/I·113

定价：2.20元

序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我有中国西北长安之游。有一位考古学家，劝我到武后之父的坟墓废址去看看。他提到那儿的青铜马及其他兽类，确是异乎寻常。那是他自己发现的，在城外约四十里，为普通游客足迹所不至，所以也为人所罕闻。他的热诚感人，我不觉为之心动，于是相偕乘汽车前往。长安西北部平旷无垠，自周以降，古代帝王的陵寝，丘陵处处，高约一二百尺不等，亦有相距甚近者，皆久而颓毁荒弃，无人一顾。一带黄土山冈，不见草木。广远辽阔，寂寥无声，简直是一片沙漠景象。

究竟走什么路线到达那所墓园，现在已记忆不清，但开车必有二小时之久。到了那长方形的墓地周围（约一百码宽，两百码长），一见那些青铜兽，我大吃一惊。这位武则天女皇帝——因为她确是皇帝，她若觉得这个称呼尚称满意，当然无问题——灭唐兴周后，追赠她父亲孝明高皇帝，号称太祖。那些铜马都站在台座上，其大小一如真马，毫无损坏，表面十分滑润，金与翠锈在阳光中闪烁发光。友人与我，皆非

专家，无法确言那些兽像为何等金属所构成。但品质之高，手工之精，则断然无疑。若把此等古代宝物竟视如敝屣，诚属可惜。对这位公元第七世纪后半世纪统治中国的传奇性的女王，这次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看见、亲手抚摸到她的遗物。

我写这本有关武氏的书，是对智能犯罪做一项研究。她的野心已到疯狂的程度，但方法则精确可靠，稳扎稳打。她冷静镇定，方寸不乱。疯狂与不疯狂，到底区别何在呢？谁有资格决定？无论如何，武则天按部就班地对她丈夫皇朝进行推翻之所以成功，就是由于她敏锐冷静的智慧与厚颜无耻、胆大包天的野心合而为一的结果。若是她的行动犯罪，她却时时能使之合理合法。她的狡黠，她的机敏圆滑，她的强悍无耻，是无可置疑的。自古以来，似乎都是这样：杀一个人的人是凶手；杀三个，杀六七个，那他生来就是罪犯；若用组织完善的机构杀几百人，那他是头脑清晰的真正的凶魁祸首；倘若他杀了千万百万，他就成为历史上的英雄，要想感谢这个头衔，也终归无用了。我们曾看见现代的大刽子手，被崇拜为世界的领袖，外交家向他躬身下拜，他的臣民属下向他三拜九叩，在学校的教室里把他讲解为英雄，为始祖。无论在往古，在今日，疯狂是没有什么稀罕的。像尼赫鲁赞美罗马暴君尼禄这等事，现在仍是司空见惯，无日无之的。

武则天这个女人古今少有，与其他高贵的女人是不易相比的。她既不是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，也不是俄罗斯凯萨琳女皇。她一部分像英国伊莉莎白女皇，一部分像法国亨利二世的皇后凯萨琳·德·美第奇。她有那位英国女皇的精力，

有法国皇后的残忍。当然，她是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马莉亚德莉萨皇后正相反的人物。武则天公然蔑视道德家，历史家不知把她在位期间的年号怎样称呼，也没法决定对她的称呼。因为她是皇帝的情妇，是篡夺帝位的人，是皇后，更混乱的是——她是“女皇帝”，所以我称之为“武氏”（Lady Wu）。她粉碎传统，创始变革，从而引起的混乱，超过历史上任何阴谋险诈的男人。倘若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蕾杀害了玛莉安诺耐特及国王的三个姑母，囚禁了路易十五，同时还进行谋杀并消灭法国波旁皇家全族，认为她们杜巴蕾家的人比波旁皇族更优秀，并且把十多名里塞留家人都送上断头台，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与武则天分庭抗礼的女人。

我不是把这本书当做小说来写，而完全是当做历史传记来写的。因为若当做小说看，那些书中的事实便会认为不可置信。不可信的事永远是真的。而真的往往不可信。书中的人物、事件、对白，全是根据唐史写的。不过，解释说明之处，则以写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。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，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在叙述上有所选择，有所强调，同时凭借头脑的想像力去重新创造、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。

至于叙述的口吻，我决定用武后的孙子邠王守礼回忆的方法，并以他的看法为观点，借以产生直接的真实感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故事，一方面是唐朝皇族李家，一方面是武后武家，是这两家的仇恨故事。邠王守礼自十二岁到二十七

岁，一直与叔父太子旦及其子女幽禁在皇宫里，在被迫害的一方，演出服从忍受的角色。他曾亲眼看见两个弟兄被打死，两个婢母暗中被谋杀，还有武后其他儿媳被折磨而死。他终于看到这出大戏剧的收场与武家的败亡。在大唐恢复之后，又在明皇玄宗之下，他也安富尊荣地过了二十九年太平日子。邠王守礼生于公元六七二年，死于公元七四一年，活了七十岁。

本书中事实完全以《旧唐书》与《新唐书》为依据。其他有关此一时期之历史著作，也都是以此二书为主要根源的。《新唐书》为《旧唐书》之修正本，但《旧唐书》作为研究之用更富有价值，而《新唐书》则以简洁文雅胜，这也正是修正《旧唐书》之宗旨。《旧唐书》叙事较为详尽，直接对白较多，此外尚含有很多书函奏表，朝廷告示；而《新唐书》为文字简洁之故，就把这些材料略去了。另外，《旧唐书》之产生也曾根据几个同代作者所著的数部短史。这两部唐史含有一个重要特色：就是其中十之七八为当代人的传记，其中有人生戏剧、偶发事件、直接的对白——这样的内容在整部《旧唐书》二百卷中占一百五十卷，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中占一百五十卷。从这些列传、系、谱、表，及有关礼仪、音乐、风俗、舆服、外藩、地理、天文、五行星占——五行星占一项记载的，除去天文气象之外，有从双生儿、四胎儿、三条腿的猪到母鸡变公鸡等等怪事——如此之多的资料，不难于构想武后这个亘古未有的女人所作所为的那些非常之事，在一般颇为流行的稗官野史中的故事，如武后

早期跟疯和尚的淫秽丑闻，下诏令百花在冬季开放等，都于史无据，本书自然弃而不取。至于她与美少年面首张氏兄弟那段纵情放荡，则见于正史，并且她美梦之终于成为泡影，也是因此而起的。

在武后的权势气焰达于极盛之时，她确是自信身为半神之体，是弥勒转世。其实所有自信是半神之体的无知男女，结果还不都是泥腿泥脚，均只是淫乱污秽假神假圣的怪东西，是粪土秽物与虚荣隆盛混而不可分的东西。这与武后的情形正相似。

武则天是一个顽强任性、野心极大而又非常聪明的女人。中国历史上，也可以说世界历史上，女人从未做过的事，她做出来了。在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中，她晚年的荒淫败德，使她执政时惊人的才干黯然失色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她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，在世界历史上，她当得的地位也足与伟大的邪恶之徒遗臭万年了。

——唐邠王回忆录

在过去数十年间，残杀纷乱，诡诈争夺，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，真使人肝肠寸断。现在我（邠王守礼）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。过了二十四年之后，在当今天宗皇上御临之下，天下太平，万民安乐，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，再享荣华。我们这一些老一辈子的人，亲身经过那些年月，真觉得往事如恶梦一场，几乎无法信以为真。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瑋也蒙上天嘉佑，得以幸全。在当年一次大屠杀中，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。瑋为人仁厚，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。他也是早丧双亲，伶仃孤苦，饱受恐怖饥饿之苦。在中国南海之中，海南孤岛之上，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，徘徊踟躅，寂寞凄凉，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，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。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，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。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，谈论惊人骇世的祖母则天武皇后。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，颇为荣，正和我对先父一样。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，都是当代通儒。但是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？他父亲身受绞刑，先父被迫自缢身死，今日我俩追谈往事，正如渔人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，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。

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，如果祖母是一个娼妓怎么

办！在皇室里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，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，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。说话的时候，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，大家立刻肃静下来，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。不过，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，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，颇可怀疑。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姊韩国夫人所生，不是武后所生的，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。

现在，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。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机先的能力。有一次，在今年四月，天气晴朗干燥。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，我微微觉得不舒适，心绪不畅快。我说，“我敢说天要下雨了。”果然不错，才过了半天的工夫，天就变了，大雨倾盆，一下十几天。另一次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向岐王说：“不久天要放晴了。”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。岐王不信我的话。我说：“你相信吧，没有错儿。”第二天，果然雨止天晴，岐王告诉皇帝陛下，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皇上问我是不是。

我说：“我并没有道法仙术，只是年轻时被幽禁在东宫，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。当时陛下年纪太小，还不记事。后来伤疤是好了，可是留下了病根儿。天气一变，就浑身澈骨疼痛，天要放晴了，我又觉得轻捷。不过如此而已。”我又补上一句说：“谢谢祖母老人家。”

空气立刻紧张起来。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。

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，皇上对我很恳挚，就跟他诸弟兄一样。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，在突然袭击之下，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，扑灭了余党。他内心

何尝不深恨武懿宗、武三思？有一次，他十几岁的时候，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，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，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，气焰万丈，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：“你好大胆？这是我们的祖庙——李家的祖庙！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。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——这又何必？不论如何吧，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，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，坦白忠实地写出来，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。

时代已经变了。武氏宗族已经过去，虽然仍为人所记忆，但已埋葬入土，长此已矣。当年一提到祖母，我们就心惊胆战，如今追忆当年，她仿佛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，已经消失不在了。有时候，她的暴乱奢侈，她的刚愎自用，看来甚至滑稽好笑。她爱生活。生活对她一如游戏，是争权夺势的游戏，她玩得津津有味，至死不厌。但是，到了终极，她所选择的戏，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，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。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权威、最伟大的女人。她之终于失败，决不是她的过错，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的一半智慧，一半的个性，一半的政治才能。

现在我清闲无事，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，这桩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，我又觉得胜任愉快。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。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《后汉书注》，要藏之名山，传诸其人，我只

盼望据实写出我当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那些人的秘史，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，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。关于我自己的话，就此为止。

二

在大唐贞观廿三年（公元六四九年），在秀丽的终南山里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中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。那座行宫是祖父避暑宫殿，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，溪谷之中，风光佳绝。清流横贯谷中，清澈见底，潏潏成韵，自山峦间泻下，流往长安南郊。南郊近珠江湖一带，别墅山庄，栉比鳞次。终南山再前行，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。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，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，自为一平原，隐僻幽静，别成一天地。终南山这所行宫，构造简单，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，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。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，以大唐一代开国君主之尊，宫殿楼台，决不求其辉煌壮丽。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，数处小加修补，已觉称心满意。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年中，兵连祸结，庶民饱受涂炭，贫困未苏，如果大兴土木，必增税收，并非造福百姓。在皇宫之中，他确曾兴建凌烟阁，但只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，因为他们多年保驾，东征西战，奠定邦国之基，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。太宗皇帝极重道义，修建凌烟阁，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

友人，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，一则借以庆功，一则以志他们对国家和对太宗自己的勋劳。

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，虽然有时显得轻些，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。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，现在虚软亏损已甚。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。

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，不幸身染重病。因为身为武人，虽然年过半百，但素极健壮，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，为古今所稀有。太宗以天纵英才，领袖群伦，为人直爽而宽厚，臣子有过，必坦诚相告，自己有过，也命臣子力谏直谏。太宗御下，英才贤士，济济一时，刚毅廉直，尽于朝政。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，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。不知为了什么，臣子虽众，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，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。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，不避石矢烟尘之险，并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，又统帅诸将北征突厥，击溃突厥联军，西方拓边至土尔其斯坦，邻近了里海。又曾遣将南进印度，使尼泊尔入贡朝廷。太宗为人大公无私，平易近人，虽然虬髯如戟，可以悬弓，看来狰狞可畏，实则仁厚爱民，如保赤子。即此一点爱民之心，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。太宗皇帝深得民心，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至了武氏梦幻的破灭。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。

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，看见一些已经判处死刑的囚犯。他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？”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。太宗说：“我是你们的皇帝。我放你们回家去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，明年秋天再来受刑。”囚犯闻

听，真是惊喜万分，都被释还家。次年秋季来临，又回监狱就刑。囚犯以为罪有应得，都乐于受死，无所怨尤。在当年，一个死囚之定罪，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，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，大理寺要与皇家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。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，自然不足为训。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，无须有二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。

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，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。太子为晋王治，太宗驾崩后，即位为高宗。

在家庭方面，太宗皇帝并不幸运。一个心爱的好公主几年前死去，死时才三十六岁。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，每逢大臣直谏，触怒了太宗，她总是支持大臣，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，皇上应当察纳忠言。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，皇家的股肱，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长掌权太重。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，有人提说要请皇帝颁布大赦，借以感动神灵。皇后说：“不可以。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。人命都由天定，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，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。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，祈祷又有何用？”临终之时，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，不必广筑陵寝，借以节省民力。她说：“埋葬之义，只不过埋秽物，使不暴露于外而已。”长孙皇后不愧一个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。有如此的贤妻在旁，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。但不幸正当盛年，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。贤德之名后代景仰不衰，也非无故了。长孙皇后死后，太宗震惊万分。

大臣劝慰之时，太宗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人都不免一死。不过，以前在危难之时，皇后始终在旁扶助，善进忠言，如今失一良友，失一伙伴。悲痛曷已，悲痛曷已。”

长孙皇后死后，太宗竟大异于前。沉溺于女色，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，终难再遇。嫔妃虽多，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。随后，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，年才十二岁，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。晋阳公主娴雅可爱，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，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。晋阳公主与晋王治手足情深，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，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，她竟至哭泣，以为再不能相见。在公主亡故之后，太宗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现出来，一个月之内，他常常自己垂泪，不思饮食。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太爱这个孩子，悲伤无法抑制。究竟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，对人民公正仁爱，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，箭法如神，部下骁勇善战，突厥人闻声胆裂，在家里的时侯，却温和仁厚。

三

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，做他千秋万岁之后继承大统的人呢？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。太宗有十四子，由十个母亲所生。长子常山王承乾，四子魏王泰，九子晋王治，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，三人都极有机

会被立为太子。可是好竹难免生恶笋，在后代子孙方面，皇帝也难免不如意。初立长子承乾为太子，却粗鄙无赖，与娼优变童为伍。有一次，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，装着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，他自己躺在地上假装死人，然后猛然一跃而起吓唬他们。他就以此为乐。虽请国内名儒为师，皇上也没法使他进德修业。泰为第四子，理应立为太子，太宗也已经暗中决定传位于他。泰生得英俊，为人端肃，有学问，善诗文，从各方面看，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。太宗使他住在邻近的武德殿，武德殿为上朝的大殿，并且每个月拨给他的花费比其他皇子都多。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，太子遂有恐惧之心，于是兄弟不睦，继之以凶争恶吵，埋怨不平，父皇烦恼万分。终于太子承乾举兵反。朝廷虽然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，太宗终以太子不肖以为耻辱。一天散朝以后，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入后宫。入内之后，太宗勃然大怒说：“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肖之子！”于是从墙上摘下宝剑，便欲自刎。长孙无忌自然赶紧拉住。在凌烟阁中，无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，忠正贤明，太宗对他言听计从。

太宗问无忌说：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这时太子承乾已废，尚未伏诛，皇帝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若立四子泰为太子，兄弟相争，必伤一人。无忌奏称：“依臣愚见，当立晋王治为太子。”太宗说：“立那个东西？你的话也许不错。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。立泰则泰将来必杀承乾，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，我敢断言。若立治为太子，将来继

承大统，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。治为人仁厚忠诚，只是过于软弱，可是……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

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，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，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。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，优柔寡断，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。太宗后来渐渐又犹疑起来。一天，他向长孙无忌说：“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……我自己真不知道……”

不管怎么样，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，一劳永逸，避免将来的纷争。于是皇帝下诏称：“前太子既然已废，并且贬谪在外，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，日后继承大统，如再有人企图继承皇位或重行论及嗣承一事者，立予严办。”

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，业已娶妻，生有四子。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，但怯懦脆弱，英明不足。因为生来赋有深情，忠诚恭顺，倒颇得太宗皇帝欢心。太宗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贤淑的女子，就是将来的皇后，现在正随太宗皇帝住在宫中。太子地位不同于众，自己有宫殿，太傅，随侍官员，天子照例从高官显宦之中，挑选道德文章一时无双之士，教导太子。即令在终南山里，在太宗皇帝宫殿之旁，太子也占有宫室。

太宗皇帝崩驾的前几天，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两位大臣到榻前，一个是太尉长孙无忌，另一个是中书令褚遂良。褚遂良对君国一片忠心赤胆，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。今日被皇帝召来，以备将来执行皇帝遗命，这是殊荣，也是重任。太宗知道太子登基为帝，将来必定需人辅助，长孙无忌和褚